右派现形记

魏可 常宏著





魏可 常宏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收"右派現形記"和"林希翎右史演义"兩篇章回小說。

"右派現形記"揭露了顧执中、王造时、陸詒等一小撮右派分子的丑惡面貌。

"林希翎右史演义"是寫一个为追求个人名利而墮入右派罪惡深渊的典型人物——林希翎。

这几个頗有代表性的右派分子的面貌，在这兩篇小說里，都是被刻划得很生动而突出的；同时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反右斗爭中群情憤激、正气伸張的总形势。

右 派 現 形 記

魏可 常宏著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8弄2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73号

新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

＊

开本：787×1092 耗 1/36 印張：1 8/18 字數：31,000

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2,000

統一書号：T10077·741

定价(5)0.12元

目　次

右派現形記　　魏　可著

林希翎右史演义　　常　宏著

右派現形記

魏　可

第一回　举臂当車　报瘩生反骨　对鴨兴嘆　博士論英雄

隆冬已过，大地回春。人民首都这几天分外美丽，登上高樓一望，那数不清的块块綠蔭，复盖古城。这些經霜雪而不凋的綠樹叢中，依稀露出一抹新綠。虽然春雪霏霏，但堅冰初解。每逢假日，頤和園与北海的游人漸漸多了起來；东西單市区的繁華情况，更不消說得。几家大飯店也住上了來自各地的全國政协委員和出席全國宣傳会議的代表。

几天前，毛主席在最高國务会議擴大会議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政协和宣傳会議代表尽快听到了傳达，热烈進行討論，私下交換意見。有的把毛主席这个講演看成是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貢献，是指導中國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南；也有的斷章取义，在夾縫里找新聞，对講演的时代背景作出極不正确的估計。

一天晚上，前門夜市正开，一片耀眼灯火。下了班的工人和机关干部，男男女女，在百貨店、南貨店里熙攘往來。飲

食店的生意也格外兴隆。北方風味的涮羊肉，上海風味的菜飯館，这一地段都有。当然，以燒鴨著名的“全聚德”，是前門外首屈一指的老店。这家店，并不在大街上，而是在前門大街背后一条小胡同里。汽車开不進，食客得在大街下車徒步而入。不知其中奥妙的外地人，如果不向人打听，那么，任你在前門大街老兜圈子，也不会發現鼎鼎大名的“全聚德”所在的。

这几位食客顯然是老主顧，在大街上下了汽車，滿面春風地你謙我讓一番就折進了胡同。为首一个操着江西官話，是个矮胖子，稀疏的头髮梳得頗为整齐，深沉的眼睛上架着深度近視眼鏡，表情嚴峻，擺就一副权威的姿态，手里提一根“司的克”（手杖），打在胡同路面上清脆作响。緊跟他后面的，是一个面皮微麻的五十开外的市儈模样人物，顯然他对矮胖子十分巴結，总是找些話和他搭訕：“造公多时沒吃过燒鴨了吧！”那位“造公”答道：“是呀！寡人有疾，寡人好燒鴨，在上海想念久矣！”麻臉背后，一位長着鰥魚嘴唇的新聞記者，連忙插嘴道：“这里的燒鴨眞是妙！”麻臉笑着說：“我能邀請得到造公賞駕，眞是三生有幸！”“造公”淡淡地說：“老朋友，說这些話做甚么。今晚我來作东！”麻臉信以为眞，急忙表白：“那里，那里！我在北京，你們从上海來是客人。应該讓我尽地主之誼。”

轉眼到了“全聚德”門口，服务員对麻臉是老相識，赶快迎上來：“顧先生，楼上。”“顧先生”“唔”了一声，就陪同“造公”上楼。“鰥魚嘴”跟在后面。

这个房間小小的，比較僻靜。“造公”頗为滿意，眼看那个坚决要作东的“顧先生”出于一片至誠，忙着在那里点菜

招呼，自己也就以客人自居，而帶淺笑坐定了。“全聚德”点菜也无非一鴨数吃，鴨掌、鴨舌之类，沒甚新花样。麻臉叫了三斤上好黃酒，“鱖魚嘴”建議，一飲为快，多燙一斤，“造公”不反对，但主張喝了三斤再說。

上菜之前，“造公”与麻臉、“鱖魚嘴”交談的无非上海天气与北京天气差别等等，当然也相互打听某些故人的近况。“造公”說，前天他去看过罗努生(罗隆基别号)。麻臉連忙問道：“听說他很不得意。”“造公”頗有深意地笑着說：“也沒甚么。作部長，照我看也差不离了。当然，此公是外交人才，偏要他去管木头(罗隆基是森林工業部部長)，也是大可太息！”“鱖魚嘴”也插嘴道：“努公可曾向您發表过时局感想？”“造公”故弄玄虛地陝陝眼睛道：“怎么，老陸要來向我打听內幕新聞啦！你可知道，我王造时供給新聞綫索是要收稿費的喲！”麻臉也打趣說：“当然。現在老陸已經是上海一家报紙的副总編輯，稿費一定从优。”王造时說：“那好，我們入席再慢慢談吧。”原來大拼盆和兩壺酒已擺在桌面上。那麻臉主人名叫顧执中，听王造时这么一說，告罪不迭地說：“該死，我这当主人的，只顧談話，有慢客人了。”說得大家笑了一陣子，接着肅然入席。王造时博士坐首席，顧执中坐在主位。姓陸的記者陸詒坐在王造时右手，專司把盞之职。

酒过三巡。王造时还沒談到和罗隆基見面的細節，倒先問顧执中：“听說你要恢复救國会？”顧执中听他一提起救國会，顿时如电触一般，又是兴奋，又是感慨。你道顧执中是何等样人物。抗日战争以前，他原是上海新聞报的采訪主任，善于巴結國民党达官貴人。敲竹杠是他的拿手好戲。陸詒正是他当年的徒弟。顧执中离开新聞报后，办了一家“民治新

開專科学校”，明为学校，实为学店。顧执中就此以“老报人”、“老新聞教育家”身分在旧社会和國民党政客廝混。解放后，参加九三学社，一变而为民主人士。但此公不甘寂寞，曾打出“合作社报紙”的招牌，在解放后的人民上海，又出了一張“通俗报”，自任社長，四出招搖，报紙內容荒謬透頂，激起广大讀者不滿，后來就此停刊，顧执中撇下一屁股爛污，远走北京。人民政府念他是民主人士，仍把他安排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并在社会主义学院参加学習。豈知此公雄心未死，对人民政府的照顧并不滿足，今天宴請王造时，原來有一番打算。当下，他对恢复救國会一事，發表意見：“恢复救國会，早有此心。你沒听到毛公的講演提到國內好些地方鬧事的情况么？正如你所分析的，当今天下紛紛擾擾，正英雄崭露头角之际。目前，我顧执中在九三学社也不得意；你王博士目前还是无党无派；陸詒在民盟，在新聞日报也当不了家。我想自己有一个党派，就可發展組織。和共產党談談話，嗓子也粗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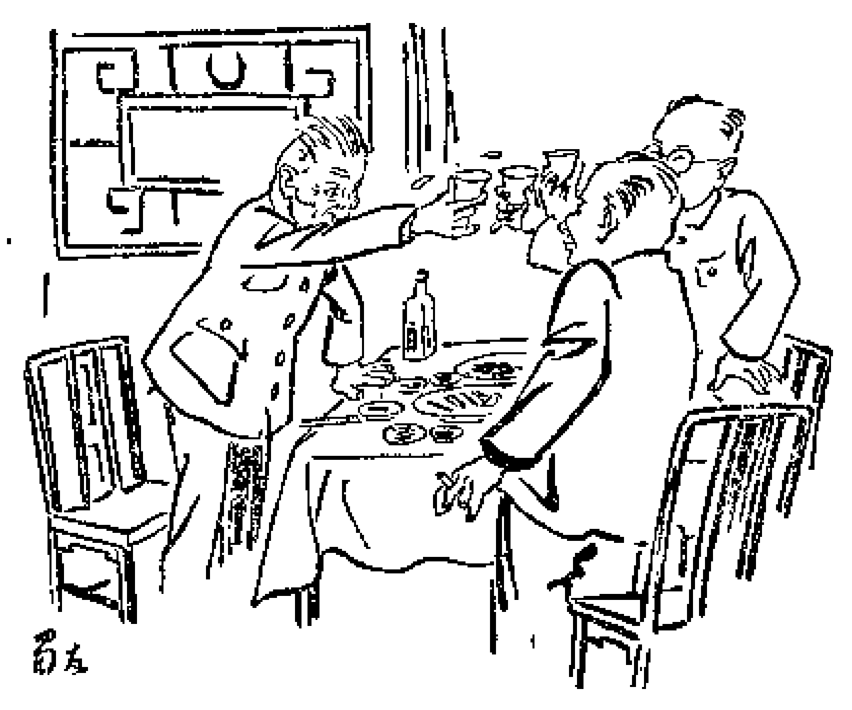
說到陸詒在新聞日报当不了家，也勾引起陸詒一腔怨恨。他虽然身为副总編輯，但对社長金仲華仍感不滿；尤其对报社党組織意見更多。他不滿意报紙要作为甚么階級斗爭的工具，極力主張报紙办成一張反对共產党的“民間报紙”。当然，阻力甚大，不免意志消沉，一听到顧老师談到他，也就补充一句：“我看顧老师的主張甚好！时局發展至此，再不挺身而出，广結天下英豪，圖謀大事，豈不坐失良机！”

那王造时可算是老謀深算的政客，冷眼观察顧陸二人那股兴奋勁，并沒立时發表意見，夾了一塊燒鴨肉，放在口里細細咀嚼些时，良久才問道：“你們准备發展些甚么人入

会呢?”顧执中道：“我意，救國会的傳統是学生、青年、海外華侨。目前这些人当中發展潜力很大。而且，我和老陸都曾到过南洋，在那方面活动活动大有可为。”王造时說：“話是不錯。你們估計，共產党会讓你們再搞一个政党么?”陸詒道：“我們有憲法为根据。憲法保証人民有集会結社的自由。他憑甚么來干涉。”王造时看看陸詒被酒精漲紅了的那張臉，也端起酒杯淺嘗了一口，接着說：“当然，这件事我并不反对。对时局看法，努生和我有同感。形勢逼人，搞一点名堂出來也好。”

王造时接着便談到罗隆基：“努生才气不凡，在中國知識界中是一个头面人物，对形勢分析也有独特的見解。前天，我和他私下里交换时局意見，他認为國际局勢趋向緩和这种說法不符事实，我也这样看。第三次世界大战發生的可能性也还是有的，和平解放台灣的口号，未必能实現。特別國内情况很不穩定，工人鬧事，学生鬧事，市民群众也对共產党不滿，只要問題一揭开，中國就会成为匈牙利第二。努生和我对形勢分析是一致的。努生目前掌握一批大知識分子，章伯老手上有个農工民主党，他們二人只要合作起來，把民盟工作抓起來，在新形勢下是大有可为的。当然，我們还欠缺一張講話的报紙，这时候，搞一張报紙來鼓吹鼓吹，效果要大些。”

顧执中联想到“通俗报”的停刊，不免痛定思痛說：“我們要报紙。在北京，我可以为这个奔走，搞个同人报。老陸，你在新聞日报要好自为之，趁机抓过大权，好好干他一番。”王造时端起酒杯，对陸詒說：“老陸，預祝你一杯！你要能拿下新聞日报，我們有了这个基地，事情就要好办得多了！”顧



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机半句多。 蜀友插图

执中也举起酒杯說：“陸詒，來一杯！”这时，只見陸詒酒酣耳热，眉飛色舞，把自己門前杯斟滿，霍地立起身來，說了声“謝謝”，便把杯酒“咕嘟”一飲而尽。接着，說出一番話來。正是：

酒逢知己千杯少，

話不投机半句多。

欲知陸詒談了些甚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一字万金 軍师施巧計 兩党三报 部長決火攻

話說陸詒喝完那杯酒以后，說道：“祝救國会早日恢复！新聞日报的事情，任务有些艰巨，我当尽力而为。还希望二公从外部加以响应支持。”王造时笑道：“何消說得，只要有

用得着我的地方，当然效劳。”顧执中也滿面春風地說：“到那时，你在新聞日报挂帅，可不要忘記我老顧呵！”王造时插嘴道：“那时你是名譽社長，我願意作老陸的法律顧問。”顧执中眼睛睞了几睞，諂媚地說道：“博士三句話不离本行。你的职業感眞令人可敬。”顧执中此人，一向是言語无味、面目可憎的，虧了他也說出这句話來，眞也是福至心灵。当下三个人相視大笑。

从“全聚德”出來，約莫晚上九时左右，王造时、陸詒拖顧执中一同去喝杯咖啡。顧执中因为今晚兴奋过度，酒也略为过量，头暈，約定改日再談，王陸也不相强。臨別，顧执中催王造时再去找找罗隆基。王造时說，罗早已和他約定时間了。王陸就此坐車直回招待所。

陸詒兴致很好，先陪王造时回到房間，泡了兩杯濃茶，在王造时房間里又聊了一陣。陸詒問王造时：“在这次政协会議上，博士是否准备發言？”王造时說：“發言稿倒准备好了，但我还沒决定。”陸詒道：“既來了，焉有不發言之理。博士站出來講話，是有分量的。”王造时被陸詒一捧，有些飄飄然，便取出草稿來，道：“老陸先別說甚么分量不分量，原稿在此，提提意見再說！”陸詒接过那篇發言稿，就逐字逐句地研究起來。博士不愧博士，这枝刀筆寫得眞有力。陸詒何等聰明，他看了兩遍，就知道这篇东西哪里是反对官僚主义，分明是在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哪里是在頌揚共產党，分明是在控告共產党！一边看，一边贊不絕口。只有一个地方，王造时提到当前“唐太宗少，魏徵多”，陸詒覺得略嫌露骨，便向王造时建議把它巧妙地顚倒过來，不如說“唐太宗多，魏徵太少”，这样既不犯共產党之忌，又可鼓动大家对共產党進

行攻击。

王造时口銜板烟，思索片刻，斜过醉眼瞟一瞟陸詒，把烟輕輕噴了一口，才說：“深刻！深刻！老陸是我一字之师。”陸詒連忙謙称：“这叫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王造时道：“你过謙了。”說着，动筆把原稿照陸詒的意思作了改动。扯到深夜，陸詒才回到住处。

兩天以后，王造时又夜訪罗隆基。罗隆基剛巧和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浦熙修通电話，看見老友王造时進來，便用左手把送話筒蒙住，說声“請坐”以后，繼續和浦熙修談。王造时本无拘束，就坐在沙發上燃起板烟斗，翹起二郎腿，翻开擱在茶几上的一分光明日报，心不在焉地看了起來，耳朵倒在听罗隆基对浦熙修談些甚么。

罗隆基，是个崇拜美國民主，敌視共產主义的政客，也



王造时眼看报紙，耳朵却在竊听电話筒里的对話。 蜀友插圖

是个有名的"風流人物"。十年前，在南京旧政协期間，他是民主同盟宣傳部長，就开始和浦熙修相好。后來，浦熙修干脆就和她的丈夫堅决提出离婚要求，撇下一双兒女，和罗隆基搞在一起。罗隆基又哪里是个忠实于愛情的人，在他眼里，浦熙修不过是一个工具。他看中浦熙修政治上的幼稚动搖与感情上的弱点，極力把她培养成个在政治上、感情上都被他牽着走的羔羊。浦熙修要求和他正式結婚，他不答应；浦熙修想参加共產党，他就說"一張床上不能睡兩个党派"，加以阻撓，弄得浦熙修处境尴尬万狀，开始时有些苦悶，久而久之，也就甘心作罗的"情妇"，为他的政治上的忠实奴僕了。

解放以后，罗隆基把浦熙修抓得很緊。去年文汇报在上海复刊后，他就把浦熙修放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做主任，通过浦熙修做他的代理人，抓住上海文汇报。罗隆基利用民盟副主席身分，把民盟中央的某些机密及早告訴浦熙修，并且指定某些对党心怀不滿的高級知識分子做文汇报的撰稿人。浦熙修言听計从，别无二話。这次，宣傳会議在北京召开，文汇报社長徐鑄成又來到北京。徐鑄成也是罗隆基手下一員元帅，罗、浦、徐三人聚首，这几天少不了要講些私房話，把文汇报繼續向右轉的方針，研究一番。剛才这个电話，正是浦熙修打來，向他彙报宣傳会議准备的情况。

罗隆基当下說："甚么时候再找老徐（指徐鑄成）談一談，你可以告訴他，他在上海干得不錯，要他不要怕。文汇报就是要做民盟的机关报。对报社那些党員，即使上海市委，也不要理睬。有啥問題，尽管找我。"又說："光明日报改組的消息还不能透露，我和伯老（指章伯鈞，民盟另一副主席）已經研究

让派人去当家，把那些党員赶出去。"罗隆基一面講話，一面望着王造时笑笑，王也报以会心的微笑。罗、王是旧交，是同鄉（都是江西安福人），又是密友，講話无所隱諱。罗隆基电話講完，就走到王造时面前，把王博士肩头一拍，做出一副疲乏神气，沉在王造时近旁的沙發上。王造时就把和顧执中、陸詒談話的內容大致談了一遍。罗隆基閉上眼睛沉思一会，取下眼鏡用手絹把鏡片擦了一擦，說："我的意思，恢复救國会的办法，未必好。共產党对別人搞党派活动是有些忌恨的。"王造时說："先前我也如此想，再一想，沒有个党派還甚么活动？而況集会結社，憲法有規定，他要干涉，不怕人民說他違憲么？"罗隆基笑道："我們的造公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时。这时搞个党派再来干，豈不貽誤良机。依我之意，共產党当前最怕的是基層鬧事，怕工農鬧事。毛公既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我們不妨利用这个方針放鳴一番，監督他一記，把基層的火点起來再說。在点火过程中，再發展組織，爭取群众，这样豈不現实而又主动！"

王造时說："你的見解甚是。只是火怎样能够在短时期放得起来呢？"罗隆基胸有成竹地笑道："山人自有道理。这个問題，我已和伯老交換过意見。我和伯老对此都有信心，我們手中有兩党（民盟和農工民主党）一报（文汇报），有全國知名的高級知識分子，一声令下，何愁放不起火來！而況光明日报改組的事，目前也有些眉目。我們准备把儲安平、陈新桂放進去。如果成功的話，兩党兩报，气势就更大了。还有，上海新聞日报，陸詒也大有可为。这个人本事差一些，但是，个人野心很大，可以利用他。你和他交情也不錯，可以和他談談。有空，我也可以找他，要他学徐鑄成的样，踢掉

金仲華和新聞日报党組織，自己挂帅。陸詒和熙修很熟，我会要熙修多多支持他；鑄成对他有些合不來，我們大家可以做点工作，要他們在將來好好合作。干它个兩党三报的局面。我們也來組織个統一战綫。”罗隆基这番話，說得眉飛色舞，得意非凡。

王造时一面听，一面玩弄烟斗，暗中佩服罗的高見。但又不禁想起自己又非民盟，將來大功告成，自己在功劳簿上所占几何。好个乖巧的罗隆基，看到自己說得热鬧处，王造时倒悶悶不乐，一眼就看透了他的心腑，很温柔地挤到他身边，試探地問道：“我的老朋友，你为甚么不積極？我看，无党派民主人士不是个办法，还是那句老話，到民盟來帮忙吧！”王造时和罗隆基是多年朋友，罗隆基的脾气他也摸得很清楚，关于拉王造时入盟的問題，早有人向王造时提出过。王造时有王造时的想法，說实在的，罗隆基虽有过人之处，但王造时还未必完全服貼。参加民盟，搞个把副主席，慢說不很容易；搞上了这个名义，与罗隆基一起，未必能尽其所能，施展抱負。如果搞不上副主席，在罗之下，王造时如何心甘！因此，他一直抱定不参加民盟的主張。可是，现在听到罗隆基談了这番宏大的行动計划，又听到罗把这問題明确提出來，心中倒也有些躊躇，略略思考一番，便对罗隆基的要求表示了一个态度。正是：

逢人且說三分話，
未可全拋一片心。

欲知王造时講些甚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列車南行　陸詒懷惡夢
分兵并進　右派萌殺机

話說王造时一听罗隆基要拉他入盟，思索一会，就推辞道："入盟早有此心，只是最近頗想对國家法制問題研究一番，誠恐入盟后事务轉多，反而一事无成。"罗隆基道："研究归研究，入盟以后，不大重要的活动尽可少参加，你看如何？"王造时道："我的脾气，你自然明白，不入盟便罢，一入盟，你叫我如何能挂挂名不問盟务。我看，以后再談吧。"罗隆基知不可强，也就不談下去。兩人接着再把当前局势分析一番，罗隆基还是主張先把基層搞乱，然后出來收拾殘局，不必先搞甚么救國会，王造时也点头称是。

話分兩头。且說陸詒自与王造时、顧执中交換意見以后，雄心抖擻。在宣傳会議期間，顯得異常活躍。見人握手招呼，广交"英豪"；碰上徐鑄成和上影厂的吳茵女士，格外親热。毛主席在宣傳会議上講了話，陸詒也把那番話記在本子上，他的記錄与众不同，一面記，一面思量，他想的是，怎样取其所需，为他在新聞日报夺取帅印准备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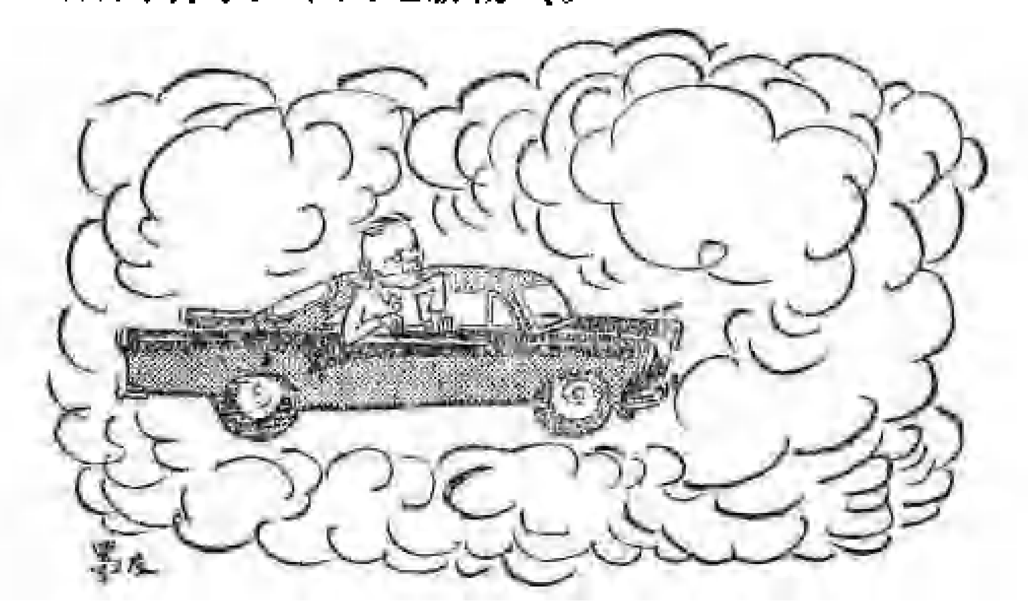
宣傳会議閉幕后，陸詒野心勃勃，認为时机已到，忙和王造时、顧执中商量一番，决定自己先回上海，作些必要准备，就搭上京滬快車急急南下。这时，大地春回，京滬鉄路沿綫，平原上万物滋長，合作化的新農村春耕緊張，火車上还可看見很多地方正在兴修水利，建筑厂房，这一片气象万千的景色，不知激动了許多旅客，列車上整日欢笑、歌声不断。广播室不时播放"歌唱我們偉大的祖國"的唱片，和列車飛

馳中的汽笛声，响成一片。

只有陸詒心不在焉，他对这些毫无兴趣，一心想着回到上海以后，怎样实現北京"朋友"們的願望，連覺也睡不着。迷迷糊糊間，仿佛覺得車子不久卽進入上海站，車子剛一停住，忽然月台上一片鼓掌欢呼。陸詒过去也曾接待过外宾，以为这是欢迎甚么外宾，不以为怪。他淡淡地向車窗外一看，喜出望外，只見一道紅布横幅，寫着"欢迎陸詒社長回滬！"再一看，横幅下站滿新聞日报职工，他的老婆和孩子也在人們前列，手拿花束向列車頻頻揮手。他一面沾沾自喜，一面也有些埋怨："倒像欢迎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呢！不知是哪位仁兄出的主意，不怕别人駡我招搖么？"剛想到这里，新聞日报职工代表已涌向車廂，把一束鮮花獻到他手里，和他热烈拉手，說："恭喜陸公，市委已決定派你做社長啦！"陸詒就三步当兩步地走到下車扶梯旁，向欢呼的群众揮手致意，并且發表简短演說。这演說也眞够簡短，只是三句話："同志們，妙！咱們今后就好好地干！""干阿！""干阿！"月台上欢声震天，連來往旅客也朝着他的方向大鼓其掌。

陸詒剛一走進欢迎人叢，忽然看見人叢中讓出一条道路，几个人迎上前來，啊喲，章伯鈞、罗隆基、浦二姐、王造时、顧执中、陈仁炳、彭文应……这一群至親好友都在。章伯鈞对他說："想不到吧，我們一听到你挂帅的消息，特别坐飛机赶來接你，比你先到上海一步。"陸詒感激涕零，連声道謝。走出月台，一排剛从西德运到的小轎車光亮夺目。有人对他說，这都是新聞日报新買的。陸詒称贊道："好，这才是全國大报的气魄！"陸詒先請章罗諸公登車以后，自己也和

老婆孩子坐在一輛嶄新的轎車里。这車上玩意可多啦！收音机、电話都有。陸詒扭开收音机，里面播送來“美國之音”的爵士音乐，听來眞令人迴腸蕩气。



陸詒在幻夢中飛馳　　駋友插圖

轎車开动不久，忽然前面大霧迷天，仿佛到了霧重慶。定睛一看，司机不知所終，老婆孩子也不見了，这无人駕駛的轎車自顧自地向前横冲直撞。陸詒有些胆寒起來，連声呼救，也无一人响应。轎車却仍然搖搖晃晃在懸崖絕壁上爬行，陸詒再也不能控制自己，急忙打开車門，往車外一跳，順着岩石向下面直滚，心想，这下可完了！一惊，醒來才發覺原來自己还睡在火車臥鋪上，只是惊出一身大汗。离上海还远着哩！

当眞到了上海站，新聞日报倒是派了車子去接他的。他沒有到報社，逕自回家去。回家已夜間十时，休息了，一夜无話。第二天早晨，急忙撥电話找陈仁炳。陈仁炳头天夜里搞了个家庭舞会，尙在睡夢中呢！再撥电話找老友彭文应、韓鳴，約个时間在某处聚会，并关照韓鳴电話轉知陈仁炳，

务必参加。

时間决定在中午。在淮海中路一家西菜館碰头。陸詒先到，韓鳴第二。韓鳴是罗隆基在上海的一員干將，个兒高高的，濃眉，斜吊眼，絡腮鬍刮成一片烏青，滿口道地京白，活像舞台上洋場買办人物。陸詒一見他，就先把罗先生在京近況向他簡單彙报几句。彭文应也准时而來，这位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原是做進出口生意的，現在却擺就一副民主人士和学者的神气。他的穿着不如韓鳴，外表倒很樸素，臉上却无法掩飾一副生意人的表情，和人交談，总是一副討价还价的奸商姿态。最后是陈仁炳懶洋洋地走來。这位仁兄是有名的野心家，文化俱乐部舞会的"常务委員"，政治与生活一塌糊塗，外貌却是一表人才，獅鼻象頸，只是講起話來尖声尖气有如女性。

落座以后，陸詒就把在北京所見所聞轉达一番，着重把毛主席講話中的某些部分加油添醬地詳細轉达，同时把罗隆基、王造时对时局分析的意見也談了。陈仁炳插問道："你可看見吳茵？"陸詒道："怎么沒看見！她很受罗公重視。"陈仁炳得意地說："这員能干的女將，是不可能不受重視的。"彭文应問了一些关于中央对报紙工作的意見。你道，彭文应为何对报紙如此关心？原來此公頗有独特之見，他覺得大鳴大放，若果沒有报紙撑腰，那就不免减色。所以，他的意見，搜集一些有关报紙工作的缺点，利用一个机会進行攻击，給目前的报紙戴上一頂"教条主义"、"不民主"的大帽子，造成輿論，才好逼这些报紙不敢不大放大鳴。陸詒笑道："彭公之見不錯。只是新聞記者不宜触犯，話要說，但要委婉些。"彭文应說："这个我知道。"韓鳴也向陸詒打听了些关于罗公与浦

二姐的近况。

陸詒与陈、彭、韓等人交談后，再回到新聞日报社，准备傳达北京宣傳会議精神。从前，陸詒在新聞日报，是有名的拿錢不做事的"領導"，这次回到上海，态度異常積極。他本是新聞日报民盟支部支委，原來从不感兴趣，这次态度也大变了，他極力拉攏某些盟員，把民盟支部主任委員挤在一边，自己就成了"事实上的主委"。同时，在报社內部大肆活动，特别討好一些有思想問題或者在歷次运动中受过審查的人，煽起他們对新聞日报党組織的不满。

这时，上海民盟右派系統根据章罗指示，全面反党計划已經制定。民盟市委主任委員沈志远親自出馬，对盟員大会作"放火"报告，下面几員大將各有分工：陈仁炳包放文藝电影界的火；孙大雨、張孟聞、許杰包放高等教育；彭文应从新聞方面策应陸詒攻势；陸詒主攻新聞日报，此外，与王造时結成联盟，在司法界方面放火。这几路人馬，飛沙走石，直向党猛烈進攻。

中國共產党在革命斗爭中經歷了多少事故，过关斬將，无往不利，量这班"英雄豪杰"也成不了大器。而况，从章罗到上海民盟右派种种密謀活动，"早在山人意料之中"，常言道，"任你孙猴子会翻觔斗，也翻不过如來佛的手心。"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心召开知識界十四个方面的座談会，广征意見，以帮助党整風。每个座談会都由市委書記親自主持。不料这班右派分子却誤認進攻良机已到，便四处奔走，分头游說，要把这些座談会变成一个个控訴会，当面向党开火。正是：

人无傷虎意，

虎有害人心。

欲知右派分子在上海發动这場恶战的結果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黑云在天　牛蛇百态　陽光乍露　霹靂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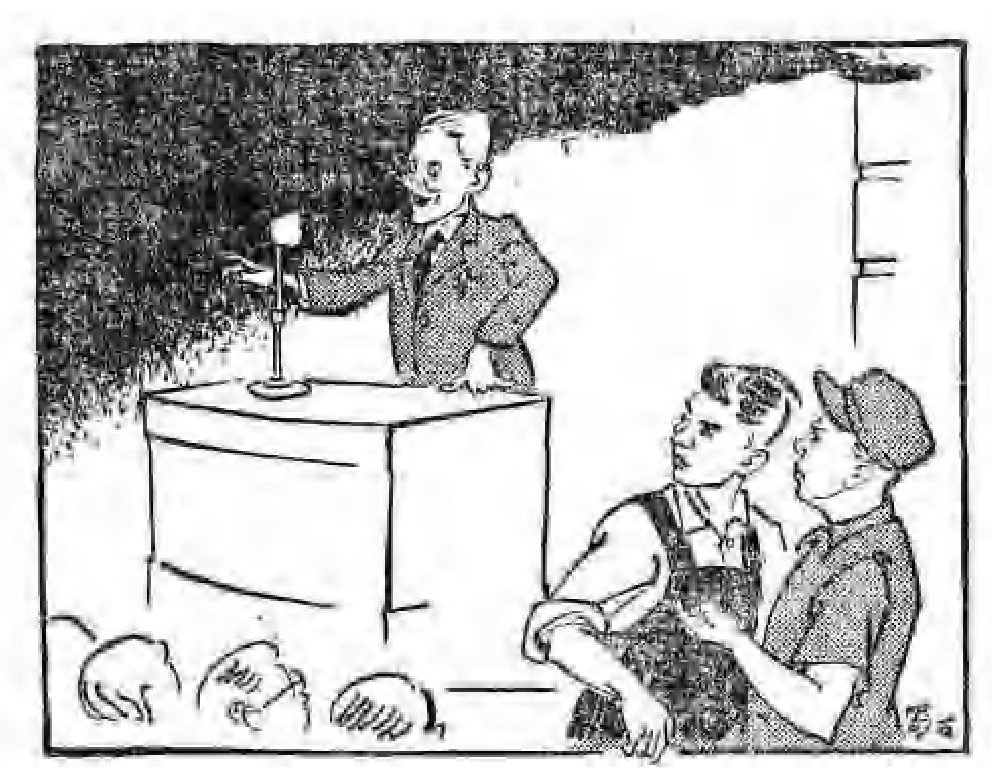
話說这年五月下旬，正是上海右派向党進攻高潮。霎时黑云在天，牛蛇齐出。上海的秘密指揮部在民盟上海市委会；这个指揮部又与北京章罗气息相通。那时，上海民盟右派已得意洋洋，自称打破三个缺口：一个是許杰主攻的華东师大，一个是陈仁炳主攻的上影，一个是陸詒主攻的新聞日报。三条主要战綫，战火紛飛，同样緊張热烈。

單說陸詒在新聞日报搞的大民主，更是全國聞名。他利用整風机会，早就拉攏煽动了一批人，揚言要"將"新聞日报党組織的"軍"，不开大会不过瘾。新聞日报党組織分析了这个局势，知道一場階級斗爭不可避免，就决定开編輯部全体人員大会。陸詒知道了这个消息，更是头腦發热，喜不自勝。在盟組織內積極活动，起草一分代表盟支部的發言，帶到大会会場。那晚，空气十分緊張，主席刚宣布开会，陸詒立即要求發言。但見他威風凜凜、殺气騰騰地霍然起立，睁大了一双眼睛，扫視会場，說道："我代表民盟新聞日报支部發言。"接下來，就是宗派主义長，官僚主义短；把党組織和積極分子痛痛地整了一番。

会后，有人問陸詒："陸公，你的發言太原則！"陸詒冷笑道："我只能談原則，具体事情你們去补充。"果然，陸詒就派

出几个得力人手，在編輯部四出活动，拉人吃飯，登門拜訪，寻找那些对党不滿的人，作为工作对象，煽动他們向党攻击，帮他們修改發言稿，力求尖酸惡毒。总之，把党組織和党員罵得越臭越好。

大会接二連三开了下去，陸詒把火焰煽起來了。有些不明眞相的人受到蒙蔽，暗自怀疑，难道党組織眞的如此坏不成？不如此坏，难道会上發言是假的不成？有的不免动搖起來。但是政治覺悟高的人，一下就嗅出味道不对，早已憋不



陸詒向党惡毒進攻，引起职工群众的極大憤慨。　蜀友插圖

住一肚子怒气，很想在会上和陸詒这班人說說道理，又怕陸詒等人乘势圍攻，也暂时不談。这一來，可惱了新聞日报印刷厂的工人，他們也挤在会場外旁听，听到陸詒的發言，和陸詒煽动某些人在会上要求平反，不禁怒从心上起，暗自罵道："怎么，陸詒要造反了么？"有的道："看样子陸詒想在新

聞日报謀朝篡位啦！好家伙，等着瞧吧！”三三兩兩，議論不已。

几次大会开过，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宣傳工作会議。陸詒也是出席代表之一。他馬上和民盟上海市委右派系統研究，怎样在会上組織進攻。沈志远、陈仁炳、彭文应、王造时等都各自准备好炮彈，陸詒当也不甘后人。陸詒这顆炮彈是抓住所謂“新聞自由” 从新聞日报党組織直打党中央。好个陸詒，他計划在發言之前，先找了个嘍罗为他鳴鑼开道，以壯声势。这嘍罗不是別人，乃是文汇报記者吕文。吕文是文汇报社長徐鑄成手下一員白袍小將，又是民盟盟員，解放前是反共报紙益世报的东北特派員，对共產党也有深仇大恨。吕文和陸詒一向过从甚密，親如师徒。

且說，某日在宣傳会議休息大廳，吕文一把抓住陸詒，叫道：“陸公，我給你看这篇东西，請提意見。”陸詒接过一看，原來是吕文准备在会上發言的稿子，里面眞刀眞槍地攻击陈毅市長所謂“妨害新聞自由。”陸詒看罢，贊不絕口。吕文說：“陸公，你要支持一番。”陸詒道：“那还消說得。依我之見，最好加上几句，把气氛烘托出來，就更妙了。”吕文道：“你能加以潤色，再好沒有。”陸詒就在休息廳咖啡座上，逐字逐句加以斟酌，在文中又加上这样一句：“請我們老前輩陸詒同志出來講話！”寫好后，陸詒問吕文：“你看这样一句如何？”吕文說：“妙極！”

吕文發言的时候，陸詒也雜坐在采訪会議新聞的記者中間，裝出一副并未看过吕文發言稿的模样，当他听到吕文念到“請我們老前輩陸詒同志出來講話”那句話时，假痴假呆地对身旁的同業說：“吕文这家伙在‘將’我的‘軍’啦！我

不講話不行啦。”其实他的發言稿早已准备好了。吕文一鳴鑼，“大帅”就上台了。

且說陸詒發言那天，与会代表因为吕文已为他事先做了口头宣傳，頗为注意。但见他昂首闊步登上主席台，就在上面大罵人民报紙“一片教条主义”，大罵新聞日报党組織。他一面罵，一面还假惺惺地說什么主張对某些人“和風細雨一番”。这时坐在他背后主席团座位里的柯慶施書記插一句話，提醒他：“你不是在新聞日报搞大民主嗎？”这句話打中陸詒要害，使他一怔。但是，他要竭力保持自己的虛伪面貌，便惡狠狠地冲着柯老說：“柯老，我沒有搞大民主，我們新聞日报照常出版！”口头虽如此說，心里不免有些虛。轉念自己是民盟一員大帅，哪里肯服輸認错，便在講話后，給柯老寫上一張条子，質問：“甚么叫大民主？小民主？甚么叫小小民主？”回到新聞日报，就找几个心腹密談，要大家打听是誰向柯老打了小报告。查出來，再在大会上整一整。其实，在新聞日报每次大会上，人民日报、新華社都有記者參加，領導上怎么会不知道！

話分兩头，陸詒一面在宣傳会議上对党進攻，一面就利用副总編輯职权在报上放火放毒。他在报社也找上一个得力的助手。此人名叫陈偉斯，是个共產党叛徒，冒充共產党員的大騙子，肅反斗爭查出他的反动歷史，使他心怀不滿。在鳴放期間，就越發投靠陸詒。陸詒对他也很賞識。陈偉斯在讀者來信組工作，利用接触讀者的机会，一貫挑撥群众与政府的感情。这时他想了一个点子，在司法問題上对党和政府進攻，便去找了老牌反动法学家楊兆龍寫一篇“我國重要法典为何迟迟不公布？”專文，在新聞日报上發表。發表以

后，陈偉斯还嫌影响不大，便找陸詒商量。陸詒灵机一动，想起王造时在北京講的那番話來，此时不去請他出山，再等何时！就关照陈偉斯再組織一次"法学家"座談会，千万要請王造时先生出馬。当时，王造时有此机可乘，哪能放过，就駕臨新聞日报参加那个座談会。座談会主席就是陸詒。楊兆龍、王造时在会上談得十分得意，惡毒攻击人民法制。

宣傳会議結束，新聞日报內部还在陸詒煽动下接連开了几次会，前后共开了十次大会，把个报社內部搞得烏烟瘴气，陸詒却是笑逐顏开，得意非凡，一顆帅印眼看就"瓜熟蒂落"，大权就要到手。誰知天不从人願，人民日报一篇社論，有如晴天霹靂，打破一切牛鬼蛇神的迷夢，滿天陰霾，一扫而空。

六月九日那天，陸詒剛在睡眼朦朧中，从床上翻开早报，但見报上以顯著地位登了人民日报一篇社論，題目叫做"这是为甚么"，猛地一惊，睡意去了一大半。讀了一遍兩遍，不禁冷汗淋淋。"物極必反"四个字，使他煞费推敲。心想，难道章伯老、罗努生的內幕，共產党知道了不成？越想越是心惊肉跳，就翻身起床，匆匆洗了一把臉，到了报社。只見全編輯部同志都在談論那篇社論，他也就找了兩三个平日接近的人研究一番。一个說，"看样子中央要收了！"一个說，"苗头不对，共產党要反攻过來了。"陸詒說："对，我們要想法保护自己才是。"

过不几天，新聞日报党組召开全体人員大会，对十次鳴放大会作了总結性报告。內中对很多同志提出的善意批評表示接受，積極改正；有些暫时办不到的建議也提出解釋；有些批評意見同情況不符的作了說明。对陸詒，却这样提了

一句，說“陸詒对人民新聞事業的看法和我們有根本分歧”。陸詒听到这句，心头一震，暗暗叫苦：“看样子党对我陸詒的進攻信号發出了！如何是好？是繼續組織頑抗，还是認眞交代低头納降？”当天回到家里，飯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輾轉反側，不能入睡，想起火車上做的那場惡夢，不由得長嘆一声。正是：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欲知后事，請看下回。

第五回 难倒先生 蜉蝣撼樹 窮追右派 豺狼現形

話說新聞日报反右派斗爭展开，报社同志要求开大会揭發批判陸詒的罪行。在第一次会上，很多人报名發言，揭發他在鳴放期間企圖奪帅的种种反党言行，有人更揭开他“名記者”“進步記者”的假面目。原來陸詒曾經是中共党員，也參加过重慶新華日报（國民党統治时中共的机关报）工作，但是在1942年局勢緊張时，他就在重慶脫离了党，脫离了新華日报，向國民党头子陈布雷賣身投靠，經过党和進步人士多方挽救、劝說，他才免于政治上更大的墮落。眞相大白以后，报社职工更是憤怒万狀，要他徹底交代幕后人是誰。当天，陸詒表示：“我犯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罪行，墮入了右派泥坑”，要求党对他再一次挽救。几天过后，陸詒就在报社全体大会上初步交代了他与北京、上海右派分子的串联。他的交代材料，揭开了上海陈仁炳、彭文应、王造时、

韓鳴等右派分子与北京章罗联盟的陰謀內幕。

第二天，全國各报用大字标題登載这条消息，“上海右派集团陰謀暴露”。不消說得，自以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神秘万分的全國右派系統，已被打开一个不小的缺口。右派分子一个个看了心惊肉跳，慌乱不堪。

且說陸詒的那位老师顧执中，在北京看到这条消息以后，捧着报紙兩手發抖，面色慘白，自言自語地咒駡陸詒：“我被这家伙出賣了！”正在方寸大乱之际，首都新聞界反右派斗爭座談会通知他参加。这个老右派分子本想不去，但又怕被人看为“作賊心虛”，便硬着头皮到了会場。在会場上，裝做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气，准备找几个老友談談。偏是那些老友一見他都沉下了臉，顧盼左右而言他。情势緊張，自知不妙。当日在“全聚德”吃燒鴨的豪情，这时早已消失殆尽了。

这次座談会上，比較着重地揭發和批判了文汇报右派分子徐鑄成和浦熙修。当时，徐浦二人还在矢口抵賴，硬說文汇报並不曾受章罗指揮。浦熙修發言时，还是那副自得其乐的神情，搖头聳肩，裝得輕松又愉快。顧执中見了，不禁暗中叫好：“浦二姐的确是一員善战的女將！”

可是，顧“老师”的叫好未免太早。文汇报被章罗把持，人所共見，而且罗隆基与浦熙修的关系，何人不曉。徐鑄成、浦熙修想一手遮天下耳目，談何容易！下一次座談会上，很多人就当場揭發章罗通过浦徐篡改文汇报政治方向、利用报紙在鳴放期間到处放火的罪行。这样一来，浦徐只好承認前一次發言的錯誤，吞吞吐吐地表示要交代与章罗关系。顧执中原想浦二姐站得住脚，做个“中流砥柱”的榜样，哪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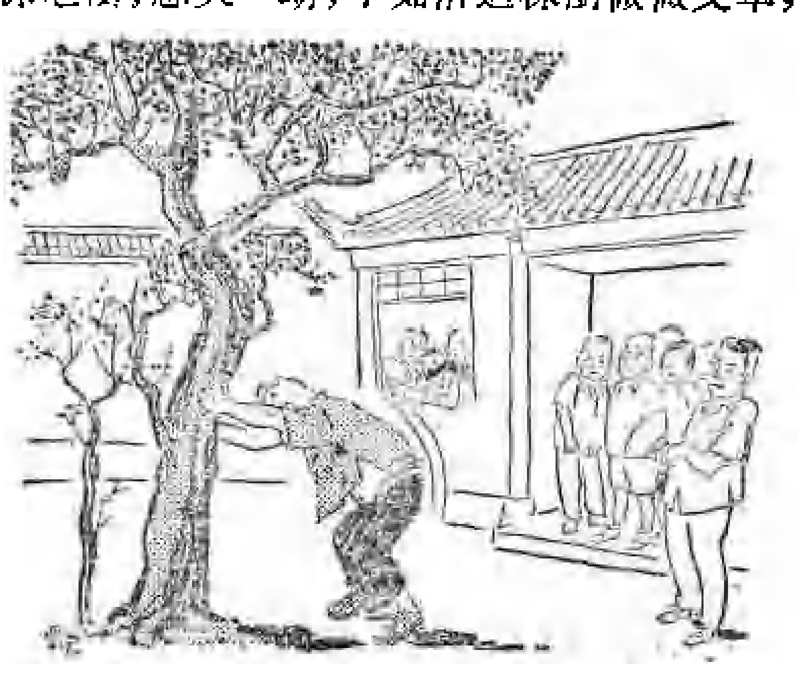
她在怒濤駭浪中，經不起一攻再攻，也就开始改变态度了。顧执中心想，浦熙修究竟女流之輩，沒見过世面，且看我顧执中的。

果然，座談会上有人点到顧执中大名，要他把問題老实交代出來。顧执中在大庭广众之中，站起身來，嘻皮笑臉地說道："陸詒瞎說一通，我不知情。我沒有甚么可交代的。"一口回絕得干干净淨。首都新聞界哪能輕易放过这个老奸巨猾的右派分子，見他在座談会上耍流氓手段，大家更是憤怒，有人就当面揭开他的反动歷史。原來他在解放前一直是敲詐勒索的"报痞"，还在國民党海外部做过官，为國民党在海外办过报。与國民党官僚政客、漢奸、特务关系都十分密切。顧执中咬緊牙关，硬是守口如瓶，不肯交代。

再下一次会，出席人已經到齐，还不見顧执中到來。打电話一催，他不肯來，便要人到他家里去請。好个刁猾的顧执中，对來人言道："老兄，你們何必如此，把我斗垮了，你們不是沒有斗爭对象了么？"一面說，一面吩咐家里人遞烟送茶。來人見狀，說不出的厭惡，就正告他說："顧执中，你不要装得这副样子，你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材料，我們已經掌握不少，自己还是老老实实交代，否则就会自絕于人民。"顧执中臉皮紅了一陣子，馬上又堆滿笑容說："是呀！同志，我得慢慢想上一想呀。下一次再說吧！"來人告訴他道："你这种耍无賴的手段，是混不过去的。我劝你还是出席，听听大家对你的意見。"說來說去，顧执中知道众怒难犯，只好参加了。在会上，他一时承認一点点，一时又把承認的全盤否認掉。大家十分气憤。

有一天，社会主义学院开会，揭發顧执中。顧执中不但

不檢查錯誤，反而顛倒黑白，在会上夸夸其談地吹噓过去的“進步”歷史。他洋洋得意的談到印度日报时，說：“我在印度办的那張报紙，就是一張進步报紙。”話犹未了，有位学員馬上起來拆穿他：“你說謊！印度日报是國民党海外部办的一張反动报紙。”顧执中滿臉凶光狠狠地瞪了那人一眼，正像唱戲的忽然忘了台詞兒，窘态百出，不禁老羞成怒，捏緊拳头，裝模作样地朝着自己胸膛，举手高、落手輕地敲了兩記，大喊道：“我不要活，我活不下去了！”一面說，一面就飛奔出去，瞧見園內一棵老树，念头一动，不如借这棵樹做做文章，便拚命叫喊一声，“我活不下去了”，把头試着試着朝树干上撞去。他以为这时一定有人出來把他拉住，眼睛略一瞟，并沒人跟上前來，就臨时改变主意，



“我活不下去了！”顧执中在耍花招。 習友插圖

把肩头輕輕在樹上撞了一記；再一看，还沒人上前來，就一不做，二不休，就地一滾，連滾且号地叫嚷：“我不要活了！”

这时候学員們倒出來了，看到他这副流氓腔調，又好气，又好笑，大家都叫他“起來，起來，不要这样！”顧执中在地上滾了一陣，也覺得沒啥意思，順势坐起來了，也沒有人去攙他，他覺得坐在地上也无聊，才慢吞吞地站起來了。会

議主席走过去，警告他道："你这是干甚么？在進攻党、進攻社会主义的时候，你是那样精神百倍，咬牙切齒，怎么，現在要起无賴手段來了，要无賴是不行的。任你滾到甚么时候，我們也要把你的問題追查清楚。"顧执中想不到对方这样坚决，再想想自己刚才耍的这一套，也有些不好意思，便俯着腦袋低低的說："我是要交代的，不过，要給我时間喲。"

正当顧执中在北京狡猾打滾的时候，北京、上海和全國各地反右派斗爭以雷霆万鈞的气势普遍展开。全國人民代表大会会議期間，右派首要分子章伯鈞、罗隆基、黃紹竑、龍云等个个露出原形；上海陈仁炳、彭文应、王造时、楊兆龍、韓鳴、吳茵等等"英雄好漢"，也一个个被揪了出來。全國各个地区各行各業的右派分子也一窠一窠地被揪出來了。全國范圍內也形成一支几十万、几百万的反右派雄师，正对右派分子乘勝展开追击战。不獲全勝，决不收兵。

眼前的景象，正是陰霾消失，紅日当空；正气伸張，群丑現形。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的生產热情、政治覺悟大大提高；各个机关也正边整边改，大力克服三个主义。我們社会主义國家眞是一片气象万千、蓬勃兴盛的景象。这一篇"右派現形記"就此打住。正是：

跳梁小丑須滅尽，
欣听全民奏凱歌。

林希翎右史演义

常　宏

第一回　稗官开場陈主旨　狂女入学闹玄虛

古來有不少的英雄志士，生前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只是为了維护眞理，主持正义，这才挺身而起，与强暴相抗衡，与黑暗作斗爭，死后博得了人們无上的崇敬。但也有那等寡廉鮮耻之徒，为了圖得个"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虛荣，不惜采用最卑鄙的手段，結果为人类所不齒。自从那东晉的桓大將軍提出了"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当遺臭万年"的宏願之后，这班野心家們无不奉为至理名言，身体力行唯恐不逮。

公元 1957 年間，在中國共產党整風之际，鑽出來以章罗二帅为首的一小撮野心家。这就是那臭名昭著的右派。他們之中，想称霸圖王者有之，想借此机会謀分一杯羹者有之。其等而下者，則不惜以卵击石，只圖报上留名，以傳后世；且自"謚"曰"民主战士""时代先驅"或"眞理騎士"。北京大学的譚天榮、龍英華、張元勛等輩，皆屬此类。

其为个人私欲、虚荣而墮入右派罪恶深淵的典型人物，当推人民大学的林希翎。說书的搜求了报章雜志上所載各家有关林希翎的实錄，編成这篇演义，一則以成全林希翎求名之志，二則聊为系統了解林希翎丑恶行徑者之助，三則便于傳誦里閭，以为野心家戒。欲知端的，且听在下慢慢道來。

話說1953年9月，正是高等学校秋榜發布，新生入学之际，那中國人民大学法律系，添了一个女生，名喚程海果——改名林希翎，那是后話，暫且不表——乃浙江人氏。她原是1949年10月参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那年她是十六歲。在部隊上一共呆了三年零十个月，可是光住医院就有九次，耗去时間兩年之多。在余下的一年零九个月里，又去掉三个月的学習，实际工作时間，連头帶尾也不过一年零几个月。看官！就在这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間里，却因为她挑肥跳槽，見異思迁，一連調动了十三次工作！她在部隊上自由散漫，吊兒郎当；成天做的是飛黃騰达的美夢，找的是平步青云的高梯。那領導上虽也一再進行教育，无奈她身在軍隊，心在大学，多少好話，全都当作了过耳清風。部隊首長念其年紀尚輕，虽有缺点，还可改造，这才送她進了人民大学法律系。臨走之时，部隊首長对她說道："程海果同志！你有些小聰明，但却有很大的缺点，今后如能去其短，揚其長，你会成为一个很有用的人材；否則就很难設想了！希望你能勉励。"这些都是閑話，提过就罢。

且說那程海果，來到人大之后，自是兴高采烈，早把部隊首長的教誨，忘得一干二淨了。她到处憑着那点小聰明，能蒙則蒙，能騙則騙。有一次她把圖書館的書中插画撕了下來，裝飾自己的房間，經人發現之后，对她提出了批評，她不

但不接受，反而抵賴詭辯，說是为了“鍛煉性格”。又有一次，她把膳費退了出來，到外面去大吃大喝；揮霍完了之后，却又溜進飯廳去白吃飯。人們說她这样不对，她就撒起潑來，說什么“肚子餓了怎么办？”似这类丑行奇事非止一端。这虽是小節細行，也足見她的人格是何等低下！

这一天，程海果在床上四仰八叉地躺着想心事。她想到如今已進了大学，眞是天从人願；四年畢業之后就是專家，总算沒辜負二老双親盼女成名之心。不料她剛一想到父親，就暗暗駡了一声“老混蛋”。她恨她那位歷任國民党縣稅务局主任、民政科長等职的父親太沒有良心，不該停妻再娶；更不該在解放前夕携妾私逃，害得她不只当不成千金小姐，反而得帮她母親作些家庭副業，替人家包烟卷以維持生活。轉而再一想，她又不恨了。因为若不是父親逃走了，她怎么会和母親搬到鄉下呢？不搬到鄉下去，又怎会在土改中落上这个“貧農”成分呢？她心里想：“这次進大学，說不定还是沾了这个‘貧農女兒’的光呢！”眞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也。



如此貧農　吳新画

那程海果正在回想自己的身世，忽听外面有人尖叫了一声“快出來看呀！”她不禁吃了一惊，赶紧爬起來

就往外跑。当下出來一看，只見本班的小周对着天空，正在凝望。她走了过去問道：“看什么？小鬼。”程海果原是好以活潑嬌憨來掩飾她的粗野放縱的。自到人大之后，見班上都是老干部，她想把人家比下去，所以就裝出一副老練諳达的样子：表明她也是个“老革命”。但她又怕这一裝更顯出自己生得老相來，一則因为“英雄出少年”，老了不奇特；二則老了对自己也不利。好在程海果仗着自己的聰明和父親的傳授，也就沒讓这件事情难住。閑話少說，書归正傳。

且說小周回头一看，見是程海果，就埋怨道：“你不早出來！兩架噴气式‘呼’一下就过去了！”程海果一撇嘴說道：“有什么稀奇！我在部隊上都嫌它吵得慌！”其实她还不是和小周一样，才見过几次噴气式飛机！

那小周一听，不免惊訝地說道：“眞想不到！你是从空軍來的呀？”程海果見人家这样敬重自己，就滔滔不絕地說起她的光榮史來。小周問道：“程姐，你什么时候参軍？”程海果笑了笑說：“我参軍的时候，恐怕你还穿开档褲呢！那是家鄉解放以后的事。我們家是貧農，翻身了嘛！我就参軍了。部隊的生活可眞有意思！我当文化教員的时候，許多老首長見了都得給我敬礼。軍隊紀律嘛，沒說的。战士們哪个不愛戴我？誰見了都叫我‘親愛的程海果導师’！要不是我服务态度好，成嗎？——我也实在不好意思。”小周听了这話，对程海果着实欽敬，不免“嘖嘖”了兩声，又問道：“那么說，程姐今年得二十多了吧？”程海果把臉一紅，俄延了一下說道：“哪……哪里，我才十七歲吶！”小周不禁暗地贊嘆起來：“看人家！大約七八歲就参加革命了！”当下又夸獎了几句，这才分手走开。

再説那程海果，自从和小周談过她的年齡之后，倒眞的勾起了一樁心事。原來她在部隊曾跟一个姓游的軍官談过恋愛，直到現在还不斷魚雁往还，互通款曲。不过自到大学之后，她很想甩掉这个“当兵的”，另找一位年輕瀟洒的意中人。只是一时物色不到合适的，这才采取了个权宜之計，先跟游軍官敷衍着，一待找到个如意的人兒，再跟他一刀兩斷。为此事也不知她費了多少心血，思考了几个夜晚，最后这才选中了一个。有分敎：損人利己，謀夺有妇之夫；毛遂自荐，甘作挖牆之人！不知程海果选中的是哪个，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求愛不成遭羞辱 入囵未准挨批評

話說那程海果，經过反复思考，才想起了和她經常跳舞的一位同学，名喚李生。此人不独生得美貌，而且参加革命也較早，又是一名共產党員。眞是大有可为呢。正是：主意業已拿定，只待机会到來。

这一天合該有事。李生吃过午飯，正从飯廳往宿舍里走，那程海果上前打过招呼，便相跟來到李生的房間，立馬横刀地往床沿一坐，說道：“我想跟你作个‘朋友’！”李生笑了笑說：“我有愛人了。”程海果好像有些激动了，一下从床上站了起來，說道：“我只要柏拉圖式的愛！你……”李生赶緊接过去說：“这不好！这是不道德的！”

那程海果不听这話犹可，一听李生竟說出这等不客气的話來，哪里能按捺得住，頓时出言不遜，冲出房去。

且說那程海果，回去躺在床上，一面暗罵李生，一面琢

磨起这事失败的原因。她想："牟生这人看来生得聪明伶俐，大約是讓教条主义束縛住了，所以才不敢接受我的爱。"她想，这是問題癥結的所在。因为她曾比較过双方的条件，除了她沒有入党入团而外，兩个人可以說門当戶对，样样般配。

当下程海果越想越惱。在部隊时，团組織曾有意將她列为培养对象，可是她認为团員不如党員吃得开，要入就得入党。等她揣摸出入团也未尝不是入党的可靠階梯的时候，已經晚了。这眞是"聪明一世，糊塗一时"！必須坚决爭取入团。

过了几天，程海果遞了入团申請書。上面寫道："我像孤兒一样被关在团的大門之外，流浪，流浪，流浪……"

有一天，团支部書記找她談話。程海果心里暗自高兴。想道："有門兒！大約因为我是老革命，要特殊照顧！"不想那团支書劈头第一句就說道："程海果同志！你現在要求入团了，这是很大的進步，不过你对自己应要求嚴格一些。你要很好地改正缺点。就拿牟生那件事說，可对嗎？"程海果一听是來找她談这个，就不耐煩了。当下說道："入团就不能自由恋愛了嗎？"支書說："这是从哪里說起！自由恋愛也不能破坏別人的婚姻啊！况且你是学法律的，难道……"那程海果哪里听得下去，气汹汹地說道："你也是个活教条！我是个有稜角的青年，別拿些鷄毛蒜皮的事來磨我，那……那我宁可不入你們这个团！"說罢，扭头就走了。

自跟团支書談过話之后，程海果很是气憤，心里不断地盤算："媽的！这个社会越來越法西斯化！恋愛不自由，政治上也不平等。我和那群混蛋們同是 1949 年下革命，他們都入党的入党，入团的入团，可我为什么跟私生子一样，舅舅不喜，姥姥不愛……"她忽然就想到父親常說的話來："人

应当靠自己，别的都是假的。”她想：“此話有理，等姑奶奶干出个样子給你們看看，那时你們这群混蛋，拿紅白帖子請我入团我都不入！”

程海果自从这次政治投机沒得逞，就想在别的地方打主意了。她想，只要有了名，有了地位，有了錢就好了，别的都是騙人的假話。一天，她忽然看到一件事，不禁抓耳撓腮地乐起來。有分教：邀尔成名，遂令狂女手舞足蹈；忽然垮台，管教蠢物胆战心惊！不知程海果看到了什么好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識机会拼凑杰作 鑽空子追求虛荣

話說程海果，有一天隨便翻閱人民日报，瞥見一篇文章，題目叫“質問文藝报”。原是袁水拍同志批評文藝报不該压制新生力量的。程海果一看，高兴起來。她想：“这眞是‘时來風送滕王閣’啊！也是我祖上的陰功，父母的德行！这該当我出头露面了！”原來她想借着文藝报檢查工作之际，撈它一把，以便扶搖直上。当下她想：“二三流的作家不搞他；‘砍倒大樹有柴燒’，不兎把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來干他一家伙便了。”可是問題又來了。巴尔扎克总集的名字叫“人間悲剧”还是叫“人間喜剧”，她有些不清楚；好在她“聰明”，她找到了一些有关巴托二翁的傳記、簡評。这才东抄西湊地寫成了一篇百衲衣式的“試論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創作”。

程海果想，这文章自然要寄給文藝报了，他們剛受了批



成名捷徑　吳耘畫

評，一定会"懔然知懼"，到时再一威脅，不怕他們不發表。文章上署个什么名呢？她着实費了一番斟酌；幸虧她想起从前有位高老夫子，由于"爱慕俄國文豪高君尔基之为人，因改字'尔礎'以示景仰"的故事來，她于是灵机一动，想到了因批評俞平伯紅楼夢的研究而嶄露头角的李希凡、藍翎，于是便在文章上大書了三个字——林希翎。看官記住：程海果从此改名叫林希翎了。

且說那林希翎改了姓名，一來是遵行"名不正，則言不順"的古訓，二來是想拿这名字吓唬編輯，叫他們望名生畏。她把文章寄給文藝报之后，真个是像热鍋上的螞蟻一样，立不住，站不穩，一天給文藝报打几次电話，一回罵他們"官僚主义"，一回又罵他們"压制新生力量"。那文藝报又何尝敢"压制新生力量"呢？只是因为林希翎这篇"杰作"太难处理了！万般无奈，最后指定專职干部二人，煞費苦心地徹底改寫了一番之后，才决定發表。

林希翎獲知喜訊，乐得猛然一跳，离地足有三尺高，大吼一声："我的兒！想不到你也有今天！"說着就到处串門，向人揚言："我成了文藝界的'新生力量'了！这一期文藝报

上署名林希翎的那篇文章，就是我寫的。李希凡、藍翎过去还采納过我不少的意見呢，我們是老朋友了！”她又找人說了无数好話，借得一筆錢，又是酒又是烟地，在云里霧里，自我陶醉了一番。这一天林希翎处处感到有些異样：太陽变得小了，天也似乎低了，只有烏鴉变得小巧玲瓏起來。到了晚間，林希翎躺在床上，長久不能合眼，剛要朦朧地睡着，門响了一下，走進一个糟老头子，自称是巴尔扎克，說是特地向她求婚來也。那林希翎一听，不禁罵道：“什么癩蝦蟆！你还不配！”啪地一巴掌打在巴尔扎克的腦門上，手突然一陣劇痛，掙扎着醒來，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原來是南柯一夢！

林希翎自成了“青年作家”之后，身架也就变了。走起路來，兩眼朝天，前胸挺得老高，兩肩前后擺动。天天酒瓶不离口，紙烟不离手；不是給文藝报打电話要房子住宿，就是要“文藝学習”給她送戲票：眞是非同等閑之輩！

一天有人問林希翎說：“程……啊……林希翎，好久沒見你上課了？你……”林希翎“咳”一声嘆了下气，然后抱怨道：“你不知道我多忙！文藝报副主編金鏡同志，非要我給他們寫篇四万字的論文不可，我說不行啊，我太忙了！他說‘你謙虛嘛！咱們老朋友了，无論如何你得帮我这个忙！’——你說我能駁他的面子嗎？眞把我害苦啦！”說罢又皺了皺眉，搖了搖头。

林希翎正在得意之际，誰知法律系党团組織偏不湊趣，一再提醒要她力戒驕傲浮夸，不要走入歧途。使她着惱的是那中國青年报不該說她灵魂里長着膿瘡，一下子揭穿了她的老底。当时她气得發昏，恨不得一口把它吞下肚去。她本想到法院去，一狀子告倒法律系的党团干部和中國青年报。

不料事有未諧，人民法院、人民大学和团中央領導上經过联合調查，認为林希翎的訴狀，事实根据不多，子虛烏有不少，不能構成刑事訴訟，于是，一方面嚴肅地批評处分了失职人員，一方面对林希翎提出善意的劝告。那林希翎对此合理調解，虽然提不出什么異議，可是內心里还是怨气不出，甚而至于迁怒于百般爱护她的共產党、共青团，一步步走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坑。后話不表。

且說林希翎官司沒有打成，便宜倒是占了不少。这使她很是得意。一件事，是那中國青年报有感于对她的批評过于猛烈，要对她表示团結教育的赤誠，特意請她跟隨报社記者，到玉門油礦去体驗生活，帮助她改造思想，培养她的寫作才能。第二件事，是她因此結識了共青团机关里的一位机要秘書。此人名叫卞節，行为甚是不端，竟然把首長的机密文件偷給林希翎看。至于他兩人情誼之深，从这兒也就可見一斑了。

有話即長，无話即短，不久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又不久下达積極進行整風的指示。共產党邀請了各方面人士座談，傾听意見，改進工作。座談会上，提出了許多善意而又尖銳的批評和建議。不想那些居心叵測的右派分子，借此机会对党惡毒進攻。工人農民見此情况怒不可遏，那些正直的人士也都义憤塡膺。

且說那林希翎，对党早就怀恨在心，无縫都想下蛆，見此情形，豈能不喜形于色？她成天鬼鬼祟祟地跑來跑去：一面在学校里招兵買馬，物色同类；一面在城里找卞節探听消息，准备"彈藥"。这天她从城里兴冲冲地回到了人大，叫上兩名嘍罗，馬上就走。有分教：湖光塔影，怎容蝦兵蟹將作亂；

園清林秀，豈讓牛鬼蛇神逞凶！不知林希翎有何活动，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潜入燕園播流毒 溜出北大吃敗仗

話說林希翎从卞節那兒知道了些高等学校里鳴放的消息，得意洋洋地回來对她的嘍罗說道："走！跟我到北京大学見識見識大世面去！"

原來这时北京大学正是鳴放初期。有一小撮敗类首先貼出了反动的大字报，向党進攻。其中有自大狂譚天榮，被寬大的反革命分子刘奇弟，大鬧女浴室的流氓李燕生，窃書賊李任，章乃器的干兒許南庭，……全是些品德有虧的无耻之徒。他們竟妄以"时代的先驅者"自任，陰謀趁机蠢动。

且說林希翎帶領嘍罗來到北大，为了發現"人才"，便于"点火"，先巡視了一下大字报，她覺得别人都平平，只有譚天榮、刘奇弟、崔德甫、王國鄉等最为杰出。看完之后，天已黑了。她听說，法律系的学生，今晚要跟王國鄉、刘奇弟等人，辯論"胡風是否反革命"的問題，便决定留下放一把火。有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下林希翎不經介紹，就跟刘奇弟、崔德甫、譚天榮等人一見如故了。

晚上，"民主講台"的場地上灯火輝煌，四周坐滿听众。台上發言的一个接着一个。中文系的学生从文藝观点批判胡風的反动思想，哲学系的学生从理論上証明胡風言論的惡毒，法律系的学生从法律观点上肯定胡風是反革命。右派分子一个个像鋸了把的葫蘆，張着个大嘴說不出道理來。听

众們高兴了。就在这当兒，台上忽然跳上一个人去。認識的人說：这是刘奇弟。

当下刘奇弟站到台上說道："現在我們請到了人大法律系的学生，青年女作家林希翎同志，來講几句話。"台下听了都窃窃私議起來。知道的噗嗤一笑說："嗬！原來是她呀！"不知道的則感到新奇："作家？——这倒要領教一下！"

林希翎往台上一站，立即把左手当腰一权，右手微微一举，等待着听众的热烈掌声。可惜台下只那么稀稀落落地吧啦了几声。林希翎这才开口說道："刘奇弟同志要我給大家講一講青年人怎样生活这个問題。首先我得声明：今天我不是來参加辯論的，我是來这兒看看我的老师何其芳，跟他商量一下我調工作的事。"熟悉她的人，明知她不曾受業于何其芳，又在吹牛罢了；不摸她底細的人，却認为她真不簡單，何先生还是她的"老师"呐！

林希翎老臉厚皮地繼續說道："我是个貧農女兒，小时在工厂里作工，十三歲参加革命，又在軍隊上呆了多年，文化水平不高，講得不好，大家別見笑。"台下并不領情，"轟"地一声笑了。

林希翎随即提高了嗓門，蓋过笑声繼續說道："青年要独立思考，不能盲从。我們毛主席是好的。可是下边的都是些混帳！我們要反……"这时四面八方都喊起來："叫她滾下來！不許她胡說！""不能讓坏家伙爭鳴！"林希翎真想不到北大同学竟然这样缺少"民主"傳統，不由地顯得有点慌張了。刘奇弟这时在台上也急得抓耳撓腮，团团乱轉。到底是林希翎見的世面大，鬼点子多。她兩手在空中直擺，要大家靜下來。台下这时有人喊道："要她把毒水都倒出來，看她講些什

么！”

台下稍为安靜下來。林希翎想鑽空子，爭取合法的斗爭。她馬上又講起來：“百花齐放，自然也讓毒草放。这是主席說的。現在党整風，要大家‘鳴’，以便改進工作，只要‘鳴’得对，就是反革命也应該讓他鳴！”台下又怒吼起來，堅决要把林希翎轟下台去。这时台下遞上來許多張条子。林希翎隨手打开一張，上面寫的是：

你說你是貧農的女兒，如果不是党，你能進大学嗎？是誰把你培养到今天这样的？你駡党是混蛋，你良心何在？回答我！

林希翎看过之后，非常尴尬，实在无法回答。她眉头一皺，計上心來，放声說道：“有个条子，我念念大家听听：‘林希翎，你这个娼妇养的歪剌貨！丟尽了你上八代的臉。你滿嘴里放屁拉騷！再胡說，小心坐牢！’——这駡得多么无耻呀！我回去就想進監牢！你們……你們，欺負我是个女孩子！啊……啊”說着說着她兩手捂住臉，竟然嚎啕大哭起來。当下二帅刘奇弟，軍师王國鄉、崔德甫等，赶緊上前扶住林希翎，把她攙下台來，一声呼哨，向校門蜂拥而去。跟來的几个嘍罗也从陰暗角落里鑽出來，夾着尾巴逃去了。有分教：群丑聚会，陰謀全國点火；一人逞能，妄想北大冒烟。要知林希翎逃到哪兒去了，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办“广場”群丑献策　搞陰謀女將逞能

話說林希翎率同一群嘍罗狼狽逃出了北大南校門，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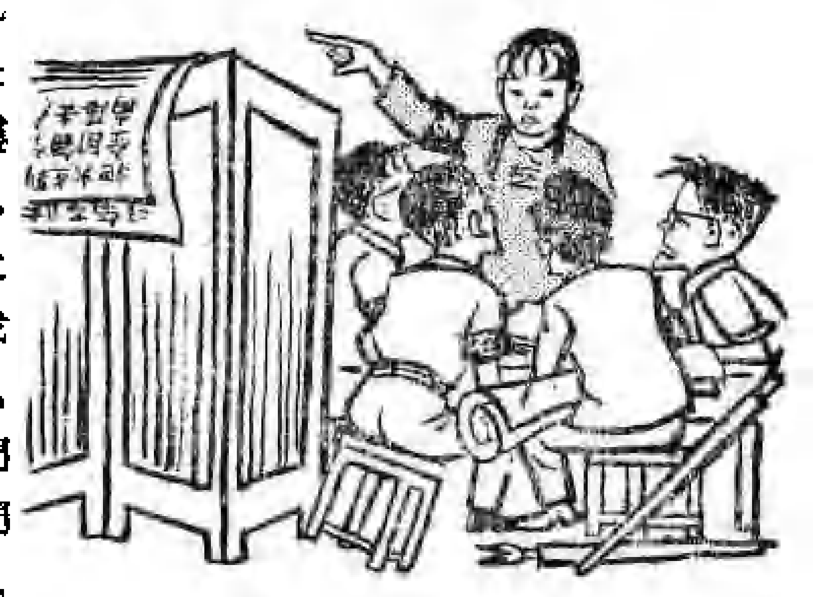
顧左右沒有外人，这才开口說道："群众被权威思想束縛住了，一时难以提高覺悟，这得重新制定策略。王國鄉、崔德甫在嗎？"兩人应声站出來說道："在！"林希翎吩咐道："我看譚天榮、刘奇弟兩位的大字报寫得太露骨了，在群众中容易被动，今后恐怕不便于出面。你們兩位是学新聞的，应該設法組織人力，尤其是要物色学校里隱姓埋名的能人。三天以后，你們帶着名單到我那兒去商量大事！都回去吧！"当下北大的几个敗类，像奉了聖旨一样，乖乖地回了学校，那林希翎也帶着同來的几个嘍罗自回人大不提。

且說三天以后，王國鄉和崔德甫帶着名單和一个綽号張光头的"隱姓埋名的能人"代表，一同到人大"晉見"林希翎去了。他們一行三人來到林希翎的住处，只見屋里已有好几个人在等候了。当下經林希翎介紹，这才知是人大方面的同道者。彼此道过"久仰"，崔王把名單遞給了"女王"。林希翎發話道："如今群众的思想都凝固了，首先应該進行宣傳，擴大我們的影响！"王國鄉胸有成竹地說道："我提議办个刊物，跟保守勢力爭取群众。这个斗爭是長期的、艰巨的，而且是复雜的。我們一定要干到底！"林希翎击節贊賞，并作补充說："說得对！十九世紀俄國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給我們提供了这条經驗。"遂回头向崔德甫問道："你說呢？"誰知那崔德甫正仰着臉，对林希翎望得出神，經这一問，才猛然一惊，"啊啊"了兩声，隨口答道："太对了！应該上街！"林希翎斜瞟了他一眼，輕輕罵道："冒失鬼！"

就在这时候，众人眼前忽然一亮。众人定睛一看，原來是張光头。閃到了屋子中間，他把头一搖，在空中划了个圓圈，右手叠起兩个指头來，一句一頓地說："要鉛印！發行全

國！在全國点起火來！”大家異口同声地說：“对極！”“妙極！”当談到如何鉛印的时候，大家躊躇了。林希翎这时滿有把握地說道：“沒什么关系，我讓‘文藝学習’給印！”这时節嘍罗們对林希翎奉之如同神明，又有点被“勝利”冲昏了头腦，全不想那“文藝学習”乃中國作家协会所办的刊物，豈是她林希翎开設的反动印刷厂？嘍罗們当下对林希翎贊不絕口，那林希翎也乐得假意謙虛几句。当場經过討論之后，作出了兩項決議：創办的刊物，定名“广場”；主編圈定張元勛。

林希翎环視了一下屋里七長八短的几个嘍罗，滿意地笑了。隨着就說：“人大这边的問題，我們早已决定了。北大的事由你們几位負責。我們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要……”



繼續放毒　吳耘画

說着兩手掌朝外推了兩下，暗示要把野火延燒全國各地。她又对着那几張呆滯而愚蠢的面孔問道：“懂嗎？”只見几个腦袋，一起机械地点了一下。有分教：連哄帶詐，希翎弄权術；調兵遣將，人大布机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看貨色佯作敗陣 吐毒水蒖当勝局

話說林希翎和北大的一群小丑，决定办个刊物，以便煽动高等学校鬧事。当她躊躇滿志，以为这回即使搞不出个“匈牙利事件”，可也够共產党受的。却不料北京大学的学生絲是厉害！那王國鄉和崔德甫几个嘍罗，回到北大剛一活动就被識破了。学生們沒讓“广場”这个孽种出世，就把它憋死在娘肚里了！后來在反右派斗爭中，这群败类一个个作了落水狗。这些都不在話下。

且說林希翎，在人民大学早已名譽扫地。但她并不甘休，很想把人大搞得个烏烟瘴气，好混水摸魚。然而人大的学生却并未睡覺。她跟她那批嘍罗們一举翅膀，大家就知道她往哪兒飛了。于是人大学生会主动召开辯論大会，邀請林希翎發表她的“演說”，先看看她的貨色。那林希翎眞个利令智昏，居然乐不可支，想要演一出“單刀赴会”。

这天晚上大会开始之前，林希翎就先往人民日报打电話，找鄧拓同志，要他派記者参加她的“講演”会；接着又給团中央、光明日报打电話，要他們來人恭聆懿訓，从她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情來看，仿佛勝利唾手可得了。

她因为在北大吃了个虧，不敢那么冒進了。她知道群众的思想多半是“凝固”了，不会接受她的“新見解”。所以她决定采用“小捧大駡”、“虛撫实打”的办法。她一开始就先表明她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她也相信社会主义是美好的，可是馬上調轉話題地說，中國目前还不是眞正的社会主义，因为生

產水平还很低下。当然她也就不愛中國目前这个社会了！隨着她就肆无忌憚地詛咒起來。她肯定地說：“現在的社会太黑暗了。農民生活沒改善，工人到处都罢工，去年我到玉門去，一路看到了无数起的罢工事件！并且玉門就發生了小匈牙利事件。很多工人都找我申寃。”

台下的听众憋不住了。許多人此起彼落地高呼不能容忍反动宣傳，要她滾下去；可也还有少数人欣賞她的“勇敢”和“独立思考”的精神，覺得林希翎說的有理，就自动“皈依”她了，紛紛跑到台旁，要求林希翎堅持講下去。那林希翎看到这种情形，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辯論会的主席想：“这次会原是要她亮亮貨色，目的达到了，不如散会。”就宣布說：“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兒。以后繼續开！”支持林希翎的那些家伙以为他們占了上風，兴高采烈地簇拥着林希翎得勝回朝。有分教：得意忘形，不知天高地厚；当場出丑，頓教屁滾尿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乐观冒進希翎遭慘敗　急流勇退譚嫣授眞經

話說人大的第一次辯論会，只是讓林希翎吐了吐毒水，亮了亮貨色，并沒准备当場批駁。人大同学經过摸底，作了充分准备，不久就召开了第二次大辯論会。林希翎來到会場，神气十足，她那些嘍罗們也都一心一意地准备着和林希翎共享“勝利”的欢乐，不料第一个上來發言的就不簡單。一下把林希翎那些論点个个击破了。这發言人說：“林希翎表面拥护社会主义，实际反对社会主义。她先不承認中國是社

会主义，那她还会拥护我們的新社会嗎？按照她的說法，中國目前生產水平不高，所以不是社会主义，那么美國才是道道地地的社会主义嘍！"台下一陣哄堂大笑。其他發言人接連上台，把她捏造的"事实"也都一一加以揭穿：她說玉門發生了小匈牙利事件，純屬捏造。其实只有兩个初中畢業生，因为不願作行政工作，堅持要学技術，曠工兩天。經过說服教育，早已改正錯誤。这位發言人最后又質問林希翎道："跟你同行的兩位中國青年报的記者，証明你在火車上一路大罵乘务員混蛋，躺在臥鋪上不动一动，怎么能看見沿路工人都在罢工呢？眞像你說的，跟你同行的人怎么一无所見呢？"林希翎眼看謊話揭穿，大势不好，便想溜走了事。不料讓大家瞅見，台下就有人喊了起來："溜走不算好漢！"那林希翎万般无奈，只好坐在那兒。她一会兒用报紙捂住臉，一会兩手抱住头，一会用手堵住耳朵。可是群众并不就此罢休，一定要她当場回答大家的質問。她着实慌了起來。

林希翎站在那兒，兩手不再杈腰了，口齒也不那么淸楚犀利了，她支支吾吾，一会說大家誤会了她的原意："我的意思和毛主席的一样，只是沒說淸楚。"一会自食前言，裝嗔作态："昨天說的不算！我是跟你們开玩笑來着！"最后一切伎倆用尽，只好自我解嘲似地說："原來我是說跟大家一道來探求眞理的，誰能保險不說錯？大家何必認眞呢！"

林希翎完全陷于孤立了。受她迷惑一时的人也逐漸看淸了她的一副丑惡面目，而高揭义旗，回到人民的隊伍里來了。只有她的几个忠实信徒还在执迷不悟，負隅頑抗。

林希翎这时方寸已乱，急得像走馬灯一样，來回地团团轉。她又悔又怕：后悔的是，为什么忘記了胡風的失敗教訓，

也"被乐观估計所敵，終于冒進"，以致弄到这等地步呢！害怕的是，几个親信嘍罗一起义，如果把全部活动和盤托出，那就更是"媽媽的"了！偏偏在这最吃緊的关头，她那位乘龍快婿卞節，見事不妙，下了一封"哀的美敦書"，跟她斷絕了关系！这不啻斫掉她一只左臂。那分惱火就不用說了。她盤算着："糟透了！最重要的是保住殘局，不要完全敗露！"常說狗急跳牆，人急生智，这时林希翎灵机一动，腦子里活脫脫地浮現出她那干媽來。

看官！你道林希翎这位干媽是何等样人？原來她名喚譚惕吾，早年在北京大学讀書的时節，信奉國家主义，原是当年学生中的一个右派。后來因为她善于观測政治風云，進行政治投机，遂出落为一名女政客。解放后，党和人民以不拒細流的海量，請她参加了"政协会議"，并选她作了人民代表。这些旧話，表过不提。

且說这譚惕吾乃是个老处女，晚年頗有寂寞之感。說也眞是机緣湊巧，今年二月間，林希翎在东四区人民法院实習，那譚惕吾也正好到这兒來視察。当下兩人一見傾心。从身世經歷談到了司法工作，从國內外大事扯到了人生哲学。眞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机半句多。她二人叙談半日，难分难舍。林希翎自忖："如跟她拉上关系，將來定有不少好处！"譚惕吾也想收她作为一名党羽。当时林希翎对譚惕吾忸怩作态地說道："看見你，就像看見我的媽媽一样。你可眞是个'慈愛的媽媽'呀！"那譚惕吾原也是个有心之人，一听这話，正中下怀；遂脫口說道："不怕你見怪！要是不嫌的話，就認我作干媽吧！"当下林希翎就拜在譚惕吾的膝下，作了一个螟蛉义女。臨別之时，譚惕吾再三囑咐說："女兒啊！常

來看看干媽！要有什么急难大事，媽媽一定替你想法子。"在这次整風期間母女也短不了相見，譚惕吾面授机宜，确也帮过林希翎不少大忙。

这些表过不提。且說那林希翎一想到这兒沒再犹豫，会后便去找她干媽譚惕吾。

再說那譚惕吾，近日來也正是泥菩薩过河　自身难保。皆因她跟一个名喚黃紹竑的老相識，在整風运动中合伙向党進攻，目下民革小組正在清算她的反动言行，几乎弄得她无处藏身。这天本想閉門打打算盤，想法蒙混过关，不想林希翎一脚闖了進來。譚惕吾劈头第一句就說："你可來了！干媽正要找你呢！你可千万不能把咱倆的关系說出來呀！"說着就把她自己的情况告訴了林希翎，林希翎也述說了一下自己的困难处境。兩人正在"涸轍之鮒，相濡以沫"的时候，忽然从外面進來一个胖乎乎的老头子。譚惕吾赶紧迎上前去，指着林希翎道："我的干女兒林希翎！"跟着又对林希翎說："这就是我常对你說的黃紹竑先生，他每个星期五都來看我！"



面授机宜　吳耘画

看官！你道这黃紹竑又是何等样人？原來他曾官拜蔣家王朝广西、浙江兩省省主席。在任上刮了无数民脂民

蕎，屠殺了不少的革命志士；后來又挂起"拥护"共產党的招牌，混進人民隊伍从事政治投机。在这次整風中他也乘机大放厥詞，对党肆意誣蔑。并且还曾把全國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机密文件，供給林希翎作为向党進攻的"彈藥"。这次黃紹竑赶到譚家來，也是为了商量"战略退却"的。这三人本都同气相求，况又同病相憐，自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了。那林希翎本已够狡猾的了，可是"姜是老的辣"，比起譚黃二人來，可就是小巫見大巫了。当下經他們的"啓發"誘導，林希翎恍若醍醐灌頂，仙丹入肚。林希翎大悟之余，竟又想出一条妙計來。有分教：仙师指導有方，常生奇計；女弟妙悟无窮，頓出花招。要知林希翎又生何妙計，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兩同学媽戕請开会　三仙姑催意中瘋魔

話說林希翎在譚家一連住了七天，这才滿載而归。回到人大，她就宣称"有病"，大会小会一概不參加，可是她却在背地里積極布置"退却"。这天她偷偷地把親信嘍罗衛試沼叫到她房間來，先是跟他挤眉弄眼的出了会洋相，接着又給衛試沼灌了会迷魂湯，然后才談起"公事"。兩人密談、剛剛入港，那門兒"砰砰"响了兩下，隨着"吱呦"一声進來兩个人，他倆抬头一看，原來一个是团支書史珍礼，一个是小周。林衛二人不免有些慌張，林希翎就势往床上一歪，隨口哼了起來。衛試沼尷尬地站起身來，"啊啊"了兩声，沒說出一个字來。史珍礼不知底細，向林希翎問道："你病了嗎，程海果？"——看官不要誤会！法律系班上并不尊敬这位"青年女作

家”，一向宣呼本名程海果，这叫我說書的又有什么办法呢！

閑話少說。那林希翎既是“有病”，自然就不能說話了。只見那衛試沼像煞有介事地說道：“嗯……嗯，你不知道，一盒火柴少了半盒！可能她吞……吞下去了，剛才还嘔吐來着！”这时站在后边的小周煞是机灵，环視室內并无嘔吐痕迹，就故作惊訝地問道：“那可不得了！干嘛不找医生灌腸呀？”这句話正好触痛林希翎的心病。她就突然像三仙姑上了神似地，將头髮一把扯乱，双腿在床上不住地乱蹬，口中大声嚷叫起來：“哎呀！媽呀！我怕！啊……啊”嚷着嚷着又从床上坐了起來，兩眼瞪着天花板，指指划划地胡說起來。“那是什么？鬼！鬼！鬼！——你們都給我滾出去！”

史珍礼見她裝瘋賣傻，立即嚴厉地說道：“你放明白点！这个当不了事！一会請你参加辯論会！”說罢就跟小周往屋外走，小周一边走，一边对史珍礼說：“这場趣劇眞可以賣票呢！”

林希翎自此裝瘋賣傻，酗酒作狂，企圖执行她跟黃謹的攻守同盟，避免交代問題。她眞可謂无恥之尤！何以見得？有詩为証：

学劍不成去学書，多方鑽营求广譽。
欲作武瞾空有梦，得裝瘋逞惜无餘！
昔时狂吠似蜀犬，今日長鳴变黔驢！
請向丰林茂草去，好为君寫行乐圖。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右派现形记
作者＝
页数＝４８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Ｖｓｓ号＝９０５１４４１５